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六月壬辰朔上批詔彰信軍留後駙馬都尉  
李瑋丁所生母憂可依宗室給全俸 詔權夔州路轉  
運副使董鉞往渝州應副瀘州事留司農錢物之在蜀  
者以給攻討之費益瀘州公使錢千緡韓存寶乞行軍

諸將置主簿從之毋得干預軍事

御史臺言奉詔推治孫野等事乞展日限

上批如根究已得其情野可勿禁先次責出聽展二十日朱本有此姑存之已并八八月丙申

癸巳詔中書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至員外郎供職及二年大禮許奏補親屬中書堂後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中書門下奏御史臺言六察案點檢諸司庫務坊監乞行劄子欲如所請上批六察案於諸司非統臨之官在理不當行劄子見頒式令惟中書行聖旨用劄子往時官府僭妄行遣臺察自合糾正

而不知省察尚有承妄申請可劄與知 知潁州工部

侍郎元絳為資政殿學士知青州絳乞入覲許之因留

提舉中太一宮初欲令兼侍讀已而寢之

除中太一乃七月壬午今

并書寢侍讀之命據御集

甲午詔軍士民兵逃亡隨軍效用若首獲並械送所屬  
論如法雖立戰功不賞仍不許以功贖過令隨軍榜諭  
詔五路轉運提舉官巡歷所至許案閱見數義勇保  
甲武藝有不如法關牒提點刑獄司施行以河北提點

刑獄劉定言一司不能徧閱州縣保甲故也

新紀書甲午日有五

色雲舊紀不書

乙未錄沂州民程棐傳暉為右班殿直傳臨三班借職

劉舜元三班差使並監當差遣皆以告捕徐州妖賊也

暉以嘗為賊黨永不與親民不許赴闕

程棐見蘇軾與章惇書

詔中書自今監司提舉官闕限十日內差 詔三司選

官措置河北便糴

四年三月十一日差塞周輔

詔劉忱程之才母

得干預韓存寶軍事

丙申詔司農寺移邊遠縣鎮城寨常平錢輸本州者聽民除步乘錢著為法三司言提舉賣解鹽司自熙寧八年至元豐元年收息錢十六萬五千七百緡提舉官殿中丞張景溫勾當官右班殿直呂達各遷一官餘減磨勘年吏賜帛有差

本息同

戊戌詔宗室教授並兼大小兩學廣親睦親北宅二員餘各一員月增添支記室講書十五千教授十二千即授宗室月給賂遺者坐贓論初以宗室學官員多俸薄

頗納諸宮贈遺寢廩職守遂詔中書裁定留十三員省

十員

四月戊申

詔補遼川城主會州團練使溫納木札爾額

沁叔錫沁弟鄂特凌津為西頭供奉官錫沁男約蘇布琨弟鄂

囉並為右班殿直族弟溪巴烏為三班奉職妹塔塔爾

巴為借職月給茶絲有差以熙河路言納木札爾額沁款塞

自附請錄其族人及酋首也 禮院言越國長公主薨

在慈聖光獻太后喪制之內案禮問傳齊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又雜記論除喪之服卒

事反服注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喪者除則重喪未  
終遭輕喪自當易服以示恩意卒事則復常真宗諒陰  
為乳母秦國夫人服總禪未除亦為許國長公主成服  
今為慈聖光獻太后服已在易月之外宜為越國長公  
主舉哀成服從之 國子監言太學八十齋後乞置龜  
頭屋一間及國子生未有齋舍監北有居民地乞給錢  
收買展造監生齋舍從之

新本  
削去

已亥權御史中丞李定等言軍器監文簿稽滯及失舉



催千三十一事詔丞罰銅八斤主簿十斤吏杖罰有差  
主判官釋之 詔内外官於中書尚書省三司不以有

無統攝用申狀惟御史臺於三司移牒後又詔御史臺

應官司冠尚書字者用申狀

官司冠尚書字當考

詔三院御史

人增剩員四人以舊止給六人番上故也

庚子權知賓州殿中丞吳潛權發遣提舉廣南東路常  
平等事潛上書請修廣西城壘上採用其言故擢之

同判太常寺王存言近詔祕書監劉几赴詳定郊廟禮

文所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致仕范鎮常論辨雅樂乞召  
鎮與凡參考得失從之初鎮致仕居都城外之東園每  
遇同天節即乞隨散官班上壽尋有詔鎮班見任翰林  
學士上仍自今致仕官遇誕節及大禮許綴舊班後鎮  
遷居潁州於是入對閤門奏鎮失儀有詔放罪仍詔自  
今致仕官造朝失儀勿劾二者皆著為一司敕令上優  
待故老類此

二事並據鮮于綽傳信記  
當考九月乙酉罷議樂

詔富吉二州

歸明守官人聽如漢官差使出入免監視從參知政事

章惇請也 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呂溫卿  
言府界廂禁軍二百一十六指揮及河清遞鋪諸軍請  
受歷累年未嘗驅磨無根究積欠失陷之弊兼坊場酒  
麴課利秋夏二稅房廊店宅及支收錢物簿籍其間不  
無情弊乞選官置司驅磨從之 兵部言武舉故事隨

制科鎖試昨兩試武舉並隨進士今用新制進士舉罷  
方試武舉重複差官於事無補但有浮費與進士同時

鎖試為便從之

八年三月  
未可考

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玉藻

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謂之大圭其實一也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既曰服之則宜其奉天地宗廟無所不服非止朝日而已諸侯相見與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皆同執一玉則王以朝日之圭事大神祇享祖宗從可知矣故王涇郊祀錄云祀天地皆先受大圭搢之又受鎮圭執之記曰入太廟說笏非古則是郊廟皆不可無也今郊廟之祀有鎮圭無大圭於禮為闕請下有

司製之詔參詳大圭尺度於是復言案考工記大圭說者曰或謂之珽隋書志天子笏曰珽長尺二寸以球玉為之開元禮義羅曰笏自西魏以降惟天子以球玉為之長尺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無制之從之

據禮文前請乃元豐

元年九月十七日後請則三年六月九日今并書之又六月二十八日七月十四日亦附見此又言周

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典瑞王搢大圭然則鎮圭者王執以為瑞大圭者王搢以為笏開元禮開寶通禮及儀注明堂太廟皇帝親祠至疊洗奠玉

幣飲福皆云搢鎮圭此既非笏不當搢之覲禮記曰奠圭於纁上說者謂釋於地也諸侯見於天子坐奠圭則天子祇事天地祖宗亦當奠圭於纁上所有儀注親祠奠玉帛之時搢鎮圭伏請改為奠鎮圭其盥手飲福謂宜使人接圭

禮文在六月二十八日今并入六月九日

又言天子奉祭祀執

鎮圭者其摯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禮見於所尊奠摯而不授覲禮曰奠圭于纁上鎮圭有纁朝事義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搢大圭朝日於東

郊纁所以奠玉是奠以為摯者也既奠摯於地則執大圭為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唐禮親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執鎮圭有事宗廟則執鎮圭而已王涇郊祀錄曰大圭質也事天地之禮質故執而搢之鎮圭文也宗廟之禮亦文故無兼執之義是不知大圭天子之笏其用通於郊廟伏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為摯執大圭為笏當事搢笏君尊則不搢別於臣下也所有儀注皇

帝措鎮圭蓋沿襲之誤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圭日施

行

七月十四日得旨  
今并入六月九日

又言古者諸侯朝覲及相見執玉

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孤  
卿大夫元士新任為臣則執摯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  
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司執云掌  
摯士者膳其摯是也其相見執摯士相見禮曰冬用雉  
夏用牂是也賓射亦執摯射人云三公執璧之屬是也



若諸侯及羣臣助祭於王本無執玉帛羔鴈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說者以為太廟之中惟君當事說笏以臣見于君無不執笏明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之唐王涇郊祀錄曰凡皇太子釋奠及王公以下從祀皆執笏伏請自今親祠郊廟羣臣冕服助祭執笏或當事則搢笏先儒以臣雖當事亦執笏為不說笏非是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助祭從之

禮文在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辛亥今并八六月九日庚子

詔權河北東路刑獄太常丞汪輔之虞部員外郎陳知  
檢各罰銅二十斤並坐前在河北轉運司奏錢帛數不  
實也

壬寅詔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陳薦久苦足疾除將來親  
祠明堂外諸祠攝事免一年時中書奏季夏祀黃帝欲  
差薦攝太尉也

癸卯權提舉河北西路常平等事太常博士吳居厚權

京東路轉運判官

欲記吳居厚事故特著此五年六月  
丙寅遷副使六年九月除待制為使

居厚豫章人已見  
熙寧八年八月

錄定州北平縣主簿李諫子為郊

社齋郎尉王奎子為三班差使諫奎因開壕溺死故也

御史何正臣言禮部侍郎滕甫近自知池州移知蔡  
州甫頃嘗阿縱大逆之人法不容誅朝廷寬容尚竊顯  
位於甫之分僥倖已多豈可更移大藩乞別移遠小一

州詔改知安州

自池移蔡乃四月  
二十四日今并此

韓存寶言益州利

夔等路與瀘州蠻亦有水陸可通道乞指揮逐路經過  
所有須索責以應辦從之  
詔定州路安撫司給封樁

紬絹三萬修保州城三司言河北糴便糧草鈔價本以見錢法一等給還後別立草料錢以銀紬絹及茶本錢折商人無利遂增草料虛錢雖以銀紬絹估直又令算清香茶權罷給銀亦入納未至通行致於人糧交引品搭分數抑勒入納昨薛向乞用見錢法糴買當時三司以錢不給又即如舊今勘會紬絹本非河北京東商人所須交引鋪以賤價取之坐獲厚利若不申明恐牽制人糧例增虛錢浸害邊計乞並依人糧例入納出鈔更

不虛擡價錢市易務下界亦依人糧鈔法給還若闕見  
錢三司應副其已前鈔自依舊法從之 詔以戶絕孫  
守凝園宅并地一十四頃有畸賜上清儲祥宮

甲辰詔權判司天監丁洵權同管勾司天監周琮各補  
一子若孫充額外學生洵二十九年不磨勘琮領監事  
二十六年未嘗為子孫乞恩故皆及之 詔涇原路募

敢勇依廊延路以百人為額從經畧司請也

兵志第三卷有此與

實錄同廊延額附  
熙寧六年年末

詔司農寺於永興軍等路給常平

倉穀十八萬石充環慶路將下守禦及緩急漢蕃弓箭  
手闕之借貸 詔河北河東陝西未置保甲令監司提  
舉司歲分州縣案閱從兵部請也都提舉汴河隄岸司  
乞禁商人以竹木為輶棧入汴販易從之 詳定禮文  
所言今儀注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  
俎不應古義伏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  
俎一豕膚俎一所有牛羊腸胃其數各三其長皆及俎  
距離肺各一小而長半割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各三

與腸胃共為一俎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刳肺次之腸胃在下端豕膚為一俎橫載令其皮革相順從之

禮文所三年二月十六日  
依秦今附六月十三日

又言古者祭祀用牲薦腥則

解為七體薦熟為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用牛羊豕之足各一用肉各一太廟每室用羊豕之足各一用牛肉各一至饋熟又臠三牲之肉各一不殊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別伏請自今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脅并脊為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

俎則以兩髀在端兩肩次之兩脅次之脊居中皆進末  
至薦熟沈肉於湯止用右髀髀不升其十一體在俎之  
序則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脰脊也橫脊也代脅也長  
脅也短脅也膊也胛也依此設之肩臂臑在上端膊胛在  
下端脊脅在中央仍各以半為腥俎半為熟俎腸胃膚俎  
亦然從之又言凡視滌濯祭器及烹飪之具有司皆當就視  
今親饗太廟每室前惟設一籩一豆而南郊則於神位  
前亦先設一籩一豆引視滌濯並不陳罍洗篚簠簋簋



登銅及巾蓋之屬而視之是徒為文具而無潔清之實

也伏請改正從之

詳定所三年二月十六日  
依奏今附六月十三日

丙午詔中書置局詳定官制命翰林學士張璟樞密副  
都丞旨張誠一領之祠部員外郎正陟臣光祿寺丞李  
德芻檢討文字應詳定官名制度並中書進呈其後又

以著作佐郎祕閣校理何洵直兼檢討文字

何洵直檢  
討在七月

九日今  
并書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丞旨韓縝兼判兵部

罷兵部勾當公事官

詔河北河東陝西路各選文武

官一員提舉義勇保甲武臣提舉義勇保甲兼提點刑  
獄文臣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自今五路提點刑  
獄準此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狄詔河北西路權判都  
水監都官員外郎劉定河北東路東上閤門副使王崇  
拯權判刑部集賢校理黃廉並河東路引進副使張山  
甫永興等路權判兵部太常博士李深秦鳳等路提點  
河北西路刑獄杜常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葉康直並  
就領其事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初命王中正狄詔提舉

權判都水監張唐

民請復黃汴諸河歲差修河客軍九千人額都大提舉  
游田司請以雍丘縣黃酉等十棚牧田為莊田並從之  
增桂州公使錢為四千緡如京使高通上其叔永  
亨獄中訴冤文字三十二紙乞移永亨別路州軍待報  
免為呂惠卿等橫加刑禁冤死牢獄上批永亨邊遠小  
臣犯法不枉主師治其姦狀尚不知懼乃敢飾情自言  
兇狠之實於此可見仰見勘官司分析寬縱罪人漏泄  
獄情因依以聞仍將來遇恩不原

二年五月二日  
永亨先次銜替

權

熙河路經畧司趙濟言得董戩書稱欲建一城來求修城器具及援兵詔濟諭以朝旨修城鐵器已令應副先具數來至修時當令經畧司遣兵照管應接

丁未四方館使慶州刺史曹評領榮州團練使東上閣門副使曹誘為引進副使供備庫使曹論為西京左藏庫使以解官持慈聖光獻皇后三年喪特有是命詔朝廷及省寺遣官至諸路安撫監司提舉司不得奉舉以中書言所差官事于三四路者乘勢干請得舉主不

少恐不能無徇情苟簡之弊請立法故也 御史滿中

行言知尉氏縣孫覽被召赴闕議者皆以覽能彈壓將  
下卒伍將見擢用而中外之言則以為向者尉氏軍中  
本結連實狀止緣本縣都監與將官不協多以好語姑  
息意在中傷幸小有言又復張大其事陰報知縣掠為  
已功今將官既非次替罷而覽又召對將被賞擢恐自  
今將官軍政無以振舉而邑令之好利者皆有僥倖萬  
一之意詔覽歸任覽覺弟也先是尉氏將官御下苛酷

軍士謀就大閱殺將官以叛及期將官不敢出覽聞之  
亟往既至軍士猶族語不顧覽徐諭之曰將官暴虐誠  
有罪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為族滅計  
衆皆感悟就列二將伺間徐至皆衷甲從子弟自衛覽  
面責之命吏趣具奏衆遂貼服上聞而嘉之故欲召見  
也尋以覽為司農寺主簿

覽傳在靖國元年十一月將官非次替罷當考

戊申祠部員外郎胡宗愈為開封府推官數日改知蔡  
州宗愈先任河東路提點刑獄以不稱職代還而有是

命詔鄜延路經畧司沈括結絕前經畧使呂惠卿措置四路邊防未了事都大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事李憲言降授引進使達州團練使王君萬自開拓熙河功為最不幸隕喪官次所負結糴錢已沒入其家產子贍適受官又拘收欲望矜憫給還除贍熙河路一將副差遣御史何正臣言廢置予奪之柄人主所以獨馭天下之士雖執政大臣有不與焉者而憲以中人犯分干請畧無忌憚責恩作福取媚於人况君萬邊豪豈不傾

動其類伏望宣憲典刑詔劄與憲

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六年六月四日可考

已酉詔同文館置司驅磨市易務錢物以同修起居注  
舒亶領其事 御批御史察太學博士葉棣在告月日

冒成考遷官中書看詳所察不妄已推治雖流內銓鹵  
莽或為姦然既承取索自當以實報有司會問但懼礙  
條不得改官故匿而不言所為如此恐不可為人師長  
可先罷其學職以聽於有司 武學上新修敕令格式  
詔行之 詔提舉教馬軍所見教臣寮子弟并諸色人



仰提舉官候拍試見有步射一石五斗力弓十箭五上  
遠六十步高八尺闊五尺垛五箭馬射一石三斗力已  
上直背射五箭三上垛並前後手足出力委是如法精熟者

具名聞奏

實錄但書五月十一日手札今并六月十八日增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實錄所書與此

相重當考熙寧十年九月十九日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元豐二年五月十四日三年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一日  
六月十八日五年十一月  
十七日六年二月五日

壬子詔罷中書門下省主判官歸省事於中書 禮院

言九月辛巳有事于明堂為慈聖光獻太后服以日易

月雖已禪除尚在三年之內其鹵簿儀仗冠服音樂宜如故事詔依熙寧九年南郊故事命知禮院祕書丞楊傑赴詳定禮文局同議大樂從祕書監致仕劉几請也御批付韓存寶昨討瀘州羅苟姓夷其招納蠻族止令自守村固捕斬賊黨未嘗驅領隨軍今日用兵與前事異若猶用舊令則大軍深入或為後患固宜改圖將來進討凡敕榜招安村固並擇有功首領質其骨肉於瀘州或外寨仍量留守兵然後責令點集族下勝兵丁

壯為大軍先驅明與要約若討賊斬首有功依漢軍賞如不用命持意兩端身并同屬皆斬 賜祠部員外郎權發遣大理少卿楊汲紫章服內侍李憲妻王氏告憲閨門事開封鞫治子婦既誣服上察其寃移大理汲以左證得其情王執愈堅取內侍省宿歷驗之得誣狀白上曰憲親近有不得直刑濫從此始矣非卿孰能辨之此事據汲本傳附見當考其然否按前此蔡延慶坐此獄罷開封蔡承禧云云則汲傳蓋未可信也二年八月

壬寅初  
送大理

癸丑詔熙州趙濟罷任留秦州聽旨時濟以私役兵防  
及用官錢買女口事下陝西轉運司劾罪故也 詔醫  
官使以下診御脉并御藥院祇應者隸御藥院其入內  
祇應并看驗病證醫官隸內東門司

乙卯知滄州屯田郎中直集賢院張頡為祠部郎中直  
龍圖閣知熙州御史滿中行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  
頃在廣南校計私忿熙河邊要宜得持重有常之人乃  
罷頡而用知雄州步軍都虞候昌州團練使苗授知熙

州苗授除命在七月二日今并書

錄故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兼監察

御史丁執禮一子官以其兩為御史及歷三司判官提點刑獄故也後母得為例詔河北緣邊州軍禁軍闕

額米歸羣牧司封樁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汴記

詔以元豐導洛記為名刻石於洛口廟權發遣京東

路轉運副使李察言保甲之法蓋防檢姦盜緩急得以

呼集追捕本路排定累年既不教習復無點閱之法進

丁開戶簿籍不明浸成空文乞每歲農隙委提點刑獄

司選官分縣就鄉村對籍閱丁數其不同者正之送司農事隙以徧閱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言本司比歲積錢鉅萬累詔以給賜別司外欲以所有金帛為錢三十萬緡輸內藏庫詔就近經畧司使所在州封樁委茶場司管勾如封樁錢物法自今有羨錢准此歲終具數以聞

丙辰詔開封府諸縣彊盜屢發當職官疑有疲悞不任事者令提點司躬行被盜縣督捕仍體量不職巡檢縣

尉以聞 御史滿中行言昨曹村河決止坐都水監當  
任官竊以河防完固非朝夕可至量罪定罰宜以供職  
久近為差詔中書立到官日限法 權發遣京東路轉  
運副使李察乞通行海鹽州軍置買賣鹽場及於徐州  
置鑄錢監又乞增預置紬絹三二十萬從本路轉移又  
乞令京東兩路提舉司詢究衙規實費錢數裁定又言  
本路剩員數多坐費糧餉乞年雖未及五十五羸病怯  
弱者並聽減放並從之剩員仍問其願否其彊壯者選

充相軍

食貨志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始建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

用今稅法置買鹽場其法盡竈戶所煮鹽官自賣之重禁私為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

居厚為京東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歲有半得息

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拜官以旌其功李察事在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詔韓存寶所領

四將兵皆精銳亦足以辦事其彭孫所將兵可勿發存

寶與孫俱受命未嘗私相往來朝廷知其不協遂罷孫

而專用存寶

兩人未嘗私相見據平蠻錄

詳定禮文所言司天保

章正胡晏議武成王廟管仲韋孝寬尉遲敬德蘇定方



郭元振止書官號姓字請改書其名禮記曰附於殤稱殤童某甫不名神也春秋之義臣既死則君不忍稱其名夫以已之臣子及其死而為神尚不名之又況異代之臣乎故祀五官之神不曰重黎而謂之勾芒祝融亦不名神也謂宜並書其爵號配以謚若字而不名如留侯張良則稱之曰漢少傅留侯張子房或謚字俱不顯者則書其名氏從之後又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丁巳詔在京酒戶見帶納舊麴錢及倍罰錢者展限半年不曾該放倍罰者免三分之一 詔開封界京東西

河北陝西河東以物力戶養馬可依逐路提舉司所具當養匹數施行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匹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匹西路八百五十四匹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匹永興等路千五百四十六匹河東路三百六十六匹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匹西路九百二十二匹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匹北路七百一十六匹

二月二十八日

八月二十二日又二十七日日本志云又有物力戶養馬令者自元豐三年詔以國馬未備其令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物力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及五千緡或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並養馬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及八歲以下至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

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司言緣澶州

七年二月七日罷

吳村堤都水監丞司開決水口致大河水流入濮州枯河行流下接橫壠口已下濮鄆州修貼堤道上批宜令都水監勘會今夏大河水不曾漲大元無危急都水因何有此施行於農忙時致驚動勞擾並河居民以聞

太常寺丞汪輔之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八月丁酉為豐稷有言故特書

已未詔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依舊置治所於桂州初欲遷於象州故也 詔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船百艘團

為十網入汴行運

祕書監致仕劉几言祀明堂樂章

字與樂曲聲數多少不同殊失虞書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選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隨樂章字數審定聲音以一聲歌一言八音隨之又古編鐘磬其數皆十六蓋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也

今聖朝大樂舊鐘磬皆十六自李照議樂以來不復考  
擊全失古法况周禮鄭氏注編磬盡具十六之數李照  
不曉四清聲助成四律宣導陰陽之和今若不用即慙  
倡和之理乞依古法具四清聲詔禮院案試後如几所  
議 詳定禮文所言皇地祇神州地祇燎壇不當設請  
毀之凡祭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  
饌物並瘞於坎又請南郊致齋皇帝出自內寢居大慶  
殿御幄易服有司奏中嚴外辦畢即大慶殿御坐南向

百官北面再拜奏請皇帝降齋室罷西房及御榻東向位明堂致齋文德殿準此又言郊廟明堂告神冊使中書侍郎讀之非是請改命太祝又言親祠郊廟執事之官皆一切臨時取充位而已宗室及陪祠官則無預於執事不應古義請親祠南郊薦徹籩豆簋簠俎饌以朝臣充太廟以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充又言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皆罷詔讀冊以史官攝太祝郊廟執事

官選無過人冬享禘祫及親祠並以功臣配享餘皆從之舊紀書已未詔冬烝以功臣配享新紀削去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

李察言近歲聽民買官監酒務增羨則利入私家虧折則逋負官課由此暗失歲入乞買酒務人欠淨利若雖無欠而課贏可以官監者皆復之仍乞不拘常制奏舉官增助財計從之饒州長山雨水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為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嘗有之是歲大稔

是月升沅州黔江城為黔陽縣

舊紀書置黔陽縣此月十三日朱本云詔以沅

州安江鎮江寨人戶併為黔江縣今併入此實錄又於十二月末書此蓋重出也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秋七月癸亥內殿承制王舜封管押醫藥使  
高麗廻以為閣門通事舍人勾當御前忠佐軍頭引見  
司醫官等轉資錫服有差

甲子詔廣武雄武上下埽雖據地形保無疎虞然方今

霖潦不測河流湍怒之際須賴諳知水勢之人主領處  
畫則措置不謬免朝廷憂可速遣外都水監丞陳祐甫  
往親視 詔權發遣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太常博士杜  
常權發遣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代太  
常博士李深徙深權發遣提點淮南東路刑獄以上批  
深屈彊自任議多齟齬於訓兵法度不能曉知而排沮  
同僚必使從已若不早圖改命到官定致譴張故也

乙丑詔資政殿學士呂惠卿丁母憂俸外特給錢五十

緡

五月二十七日云云

詔諸路教閱禁卒毋得過兩時以秦鳳

路走馬承受蘇責言有拘留數日不得休息故也

或已見當

檢

丙寅詔禮院官各贖銅有差以慈聖光獻神主祔廟失報少府監排辦故也 賜米三萬石開蘇杭州運河淺

澱 上批早進呈審官東西三班院為本係尚書省職事只令用公牒往還緣司農寺羣牧司亦皆六曹職事今乃獨許三處不用近降指揮若非朝廷特委隨見令

主判為廢已行之令則取此捨彼殊失均直之道未知  
所以先是有旨審官三班院於吏部皆用申狀中書以  
為不當申只當用牒後再進呈審官三班院司農寺羣  
牧司等皆用申狀 入內省言寄左藏庫副使勾當御  
藥院梁從政合磨勘詔從政係隨龍特遣西京左藏庫  
使依舊密記五日事知邕州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

人劉初乞借度僧牒二百收息置公使器用其本錢市

金輸內藏庫從之

朱本只於此月九日庚午特書以廣西撫都監劉初知邕州兼本路鈐轄

按墨本此月六日  
丁卯初知邕州矣

戊辰詔雄武廣武上下埽役兵方盛暑晝夜即工可與  
特支錢賜部役官夏藥 上批廊延路偵西賊欲選騎  
兵蹂綏德田可速下經畧司精審覘候如得其實令所  
屬將副選漢蕃兵擇要地設伏伺其侵入痛掩殺之

庚午命岐王顥為明堂亞獻嘉王頊為終獻 梓州轉  
運使太常少卿劉忱徙利州路夔州路轉運副使屯田  
員外郎董鉞徙梓州路忱條奏調發乖方故罷歸故官

而以鉞代之又以殿中丞苗時中權發遣梓州路轉運

副使

條奏調發不當據平蠻錄御集七月二十五日云梓州轉運司近奏科夫事朝廷已見乖方劉忱雖

即罷去程之才乃仍在職遂下詔禁約事在丙戌

都水監言澶州孫村陳埽

及大吳小吳埽河決

此據朱本舊紀及新紀並書河決澶州孫村明年四月乙酉乃書決

小吳埽

壬申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樂士宣言果莊以蕃字與

知河州劉昌祚云我言勿興土功及更修岷州城我欲

往岷州理會及聞果莊大集兵馬未知所向上批宜令

經畧司具析果莊書既無理且不遜何以不奏仍即詰其侵越生事及募人往伺虛實嚴責並邊城寨日夕備之權知都水監蘇液言奉朝旨照管固護澶州埽岸見往相視上批上件決口雖轉隄漫水若遷延不塞萬一河道變移亦可轉為巨患宜下外監丞司速修閉

癸酉詔應在京置局編修文書官司可槩指揮催促結絕所主官具析書成年月日以聞中書詳酌準事繁簡人力多寡隨宜裁度梓州路提點刑獄盛南仲乞下



江安縣招誘斗篷夷令與敢勇人程舜元等謀斬乞弟  
他夷盡可除蕩詔委南仲如獲乞弟首白身人除遙郡  
刺史有官者比類增賞及賜銀絹五千斗篷夷如委向  
順意欲與官軍協力即俟大軍進討關報韓存寶毋得  
一例蕩除

甲戌詔中書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  
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尊天子  
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虛文繁

禮悉已革去而近百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  
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  
遇大禮罷禮部上尊號

兩紀並書

入內東頭供奉官瀘州

勾當公事韓永式言聞利路雨水溪江泛漲漂流民田  
物價增長民未安居乞下本路轉運并提舉司賑濟詔  
提舉司依條施行韓永式不當以劄子奉事特釋罪

詳定禮文所言鹵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有司  
乃取方士之說繪為人形於禮無據伏請改製各著其

象以則天文從之又言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  
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說者曰百姓王之親也今誓  
百官於尚書省誓宗室於中書省於禮無據伏請戒百  
官於朝堂戒宗室於太廟從之又言祭祀時刻今參酌  
秋夏即用丑時一刻春冬即用丑時七刻行事至明皆  
十五刻庶合舊禮不至迫遽從之

詳定所依奏在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今附

誓戒後

上批府界諸路將下關禁軍萬數不少朝廷雖  
累經招棟終未足數可遍降指揮早令敷額庶緩急調

發不誤驅策 詔前永興軍等路察訪使李承之前知  
司農寺丞莊公岳前提舉常平倉沈披蔡朦轉運判官  
章縈楊蟠各展磨勘三年提舉刑獄李南公轉運使趙  
瞻展二年前轉運使張詵楚建中各贖銅二十斤坐保  
明修永興洪口不當也 經制熙河財用司奉自元豐  
元年次第推行至今已及一年具到所收息數以聞上  
批可速比附茶場司近例計課入多寡優與推賞庶事  
初鼓激當職官悉力經營資助大費經久不煩朝廷供

億遂下保明其實仍詔轉運使王欽臣驅磨以聞

乙亥詔澶州大名府被河水渰溺闕食戶大人日給米  
一升小兒半升即流移逐熟經過河渡若將帶隨行物  
其稅渡錢聽免收一季 又詔支成都府路常平米十  
萬石梓州路常平錢五萬貫差雇水陸運至韓存寶軍  
前 詳定禮文所言看詳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  
令乘輅車次開封牧乘革車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車鳳  
旗次司徒乘革車瑞馬旗次御史大夫乘革車獬豸旗

次兵部尚書乘革車虎旗以臣等考之皆為非是謹案  
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  
職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儀禮覲禮曰侯氏乘墨車載  
龍旗則令五品秩比大夫當乘墨車而建物牧比諸侯  
當乘墨車而建旃太常卿古春官卿當乘夏縵而建旃  
司徒今三公當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  
兵部尚書古夏官卿皆當乘夏篆而建旃伏請公卿以  
下奉引先開封令奉引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奉引乘

墨車建旗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縵建旃次司徒奉引乘  
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縵建旃次兵部尚書  
奉引乘夏縵建旃所以參備周禮九旗之制貼黃稱禮  
經不著三公所乘車所建旗又偏駕不入王門諸侯朝  
乘墨車今約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從之仍  
令疾速講求車旃物制度以聞

三年七月十四日  
乙亥依奏

又言謹

案周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儀禮曰貳車畢乘禮記曰  
乘車不敢曠左必式右蓋古之人君後車餘路不敢曠

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別曠左之嫌也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是也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故東漢志曰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所載又揚雄曰鴟夷國器託於屬車張衡曰屬車之造載獫狁獠匪惟玩好乃有祕書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義也本朝鹵簿屬車十二乘在法駕之後空而不乘實近曠左之嫌皆不合禮制伏請屬車十二乘以尚書御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御已具



奏聞訖

禮文無月日今附此其從違當考

丁丑上批河北水災闕食之民可寄招內外見闕諸軍

宜就選委官速施行

詔自今郊廟罷設黃道褥

新舊紀並

書此蓋因實錄也元年十一月三日已有詔今兩存之

詔河北提刑司劾河決

當職官以聞

詳定禮文所言明堂儀注設御位於中

階下之東南西嚮臣等謹案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其臨祭就位于阼階下大夫士禮也自曹魏以來有司失之伏請設皇帝版位于阼階之上西嚮太廟景靈宮亦

如之從之

戊寅詔經制瀘州蠻賊韓存寶所將涇原路弓箭手可  
月給其家十將以下至長行錢一千副兵馬使以上二  
千都虞候以上三千以知熙州苗授同經制熙河邊防  
財用 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朱初平為瓊管體量安撫  
權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同體量安撫

有言或  
移入此

詔應歸明人官給田而作料次催科者荒地

八月辛  
卯豐稷

免二十料熟地半之 御史中丞李定言朝廷凡有差

除法禁傳泄苟有不當御史無得而言乞委封駁司即日關報大理寺言自今取勘官吏止緣公事稽失杖以下吏人乞斷罪如法命官案後收理即官司不以時讞雖遇赦勿原並從之

己卯同管勾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祕書丞胡宗哲兼管勾新置監牧及給散蕃部馬種事從都大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所奏也

密記有此王君萬卒于五月胡宗哲或是代君萬也

壬午上批知秦州羅拯自春以來頻在病假形體癯瘠

精力耗昏邊務浩繁慮難倚辦可下轉運司體量以聞

拯尋卒於秦州

拯卒在八月一日今并書

詔賜修閑大小吳埽役

兵特支錢有差 又詔修上下恆山口役夫計所役日

免來年春夫外更減五分

癸未上批諸將奏到所見可並送承旨司如見行敕文  
未該載理有可取者其著為令 權發遣鹽鐵判官太

常博士直龍圖閣韓宗彥為右正言實文閣待制知瀛州

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在軫

新舊紀並書彗出太微垣天文

志云占者以為主京城有兵變於是修京城置樓櫓保戶養馬者促其期限督訓保甲除軍器以備之史官所書備變事或在前矣今不取

甲申御史王祖道言前知湖州陳侗昨慈聖光獻太后遺詔後侗赴任至蘇州即令女妓佐酒於本路自首侗之學術紕繆行檢鄙惡衆所共聞使之出守方州已不足率厲民俗况遺詔所至未久閭巷小民莫不痛心而侗安於為之臣竊謂侗於法雖許首免而臣子之義何以處此望特案治詔提點兩浙路刑獄孫昌齡體量昌

齡言伺實令女妓佐酒以遺詒釋服無作樂之禁故不加罪

丙戌詔以星變自今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

兩紀並書詔語

時術者謂當有兵變上命

宦者察衛士飲食御史中丞李定亟入言一飯不足以示恩適動小人之心耳遂罷之復有議罷明堂者上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為此言願得劾其繆妄上曰聽卿言足矣

此詔求直言不知復

有何人應詔直言當考劉摯作王知制誥王安禮言和拱辰行狀云云亦常談耳今不取

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主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始有以召星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弗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意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疏嘉歎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所以朕嘗謂左右大臣宣導下情以達于上不應沮格人言以壅障人主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

也近習之蔽其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卿亦當自信第  
言之毋憚 上批東南諸路團結諸軍初未嘗遣使按  
閱可差西京左藏庫使勾當軍頭司李詵內侍押班石  
得一依張山甫按閱京西諸將條例施行 詔梓州路  
轉運司應供軍之物並從官給或和買毋輒配率支移  
新變違者以親被制書論上以本路奏科夫事乖方擾  
民劉忱雖已罷去程之才猶在職故條約之委提點刑  
獄司覺察仍促苗時中朝辭令上殿訖當日出門

舊紀  
書詔



梓州路供軍之物  
並給官毋賦民

詔聞乞弟自歸巢穴修置戰具多

結夷人或慮非時衝突省地王光祖以移軍近裏委韓  
存寶候閣道通行軍馬擇近日起發至瀘州天氣尚熱  
即分屯近郡審度進討 詔賜狹河役兵錢有差 詳  
定禮文所言古禮無迎神其餘祭初祭末皆不拜謹案  
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為  
將祭也即不言拜及祝告利成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  
面亦不言拜雖為神象其始迎之而入也主人及賓皆

辟位而已出亦如之惟賓客之事則有拜辱拜送蓋賓  
主相敵可為禮也特牲饋食禮祝迎尸于門外鄭氏以  
為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玉藻曰士於大  
夫不敢拜迎釋者亦曰禮不敵近代事神拜而迎送是  
祭祀與接賓一也殊非禮意所有儀注皇帝至版位西  
向立再拜樂舞九成訖又再拜及送神樂一成止皇帝  
再拜伏請不行應在位官準此從之又言胙俎與神俎  
骨體各異設之亦不同今儀注皆不合禮伏請用上特

左脾為胙俎左臂一骨長脅二骨短脅二骨加于俎當  
神俎入設之時以胙俎置於階間俟皇帝飲福奠爵則  
太祝奉俎進減神坐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合置于俎  
以進其有司攝事進胙太牢用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  
牢用羊左肩臂臠折七箇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  
首送今南郊式所進胙不與禮合伏請改正從之

元豐三年

七月二十五日依奏

又言親祠賜胙自宰臣等而下之至祀官雖

有多少之差而無貴賤之別伏請依禮分定從之

元豐四年

十一月一日依奏今附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論昨俎後

又言案王制祭宗廟之牛

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又古者諸侯五廟  
祔祠蒸嘗每廟一太牢天子之大夫亦用太牢故曰大  
夫以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  
之大夫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天子之祭無不用牛  
者唐郊祀錄稱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  
制九廟時饗有司攝事共用一犢開寶初詔親祠太廟  
共用一犢又詔常祀惟天地用犢餘大祀以羊豕代之

嘉祐中仁宗親祫每室用一太牢自餘三年親祫八室  
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  
一犢及合饗盛祭有司攝事而不用少牢則為非稱欲  
乞三年親祠并時饗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  
惟親祠並合饗每室用太牢又言今祭地亦為圜壇在  
國北之地土熙寧祀儀祭皇地祇壇八角祭神州地祇  
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丘為圜壇神州雖築

方壇而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祭皇地祇神州地祇並為方壇壇之外為坎庶協古制詔改圜壇為方丘餘不行

丁亥詔中書曰

丁亥七月二十七日按八月六日御集前曰詔中書門下以將來祀英宗于明

堂惟以配昊天上帝今再驗經文但云上帝乃非專配昊天上帝可於詔中照會節出下此詔蓋是節出行下

者朕惟先王制行以赴禮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禘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

盡天故圜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近之義昔周公之所親行而孔子以為盛者也事載典冊其理甚明而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

兩紀並載詔語  
八月十二日壬

寅趙君錫  
議當考

戊子詔入內東頭供奉官韓永式近差往瀘州勾當今

已回可再差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司照管軍馬遣勾當  
御藥院吳靖方於中太一宮真室殿建天皇九曜息災  
祈福道場七晝夜啟罷日參知政事一員行香 戶部  
侍郎致仕范鎮言乞下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轉運  
司量立賞格求訪真黍以審音樂 太白晝見

己丑詔梓州轉運司那官一員隨軍入界 權發遣司  
農寺都丞吳雍言乞置局會天下役書刪除煩複支酬  
庸直比較輕重擬成式樣下逐路講求報應再加刪定



從之又言差官考存留者壯雇直并支酬衙前錢物計  
置聚之京師或轉移沿邊變易金穀詔提舉司限一季  
具數以聞 詳定禮文所言按古者執圭以臨祭未行  
禮則不執也今皇帝乘玉輅執鎮圭赴景靈宮禮畢赴  
太廟青城皆乘輅執圭不應禮伏請自今乘輅不執圭  
及乘大輦亦不執又言古者宗廟室中為石以藏主謂  
之宗祏春秋傳曰典司宗祏是也正廟之主各藏於太  
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炤

去地六尺一寸自漢迄唐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獰皆非禮意蓋祧主當藏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後世廟不異宮猶宜藏於太祖廟之太室本朝順祖藏於西夾室沿襲之誤又少牢饋食禮薦歲事于皇祖必以妃配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今太廟藏主帝后異室與同几之義不相應伏請遷廟之主藏於始祖太室北壁中帝后之主各共一石室又太廟牙牀上各有

蒲合并紫席褥曲几直几如遇祭享於牙牀上鋪設禘  
祫則緣室合用物並前一日移出殿上按禮太牢享先  
王贊玉几鄭氏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司几  
筵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黻純左右玉几  
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如上所陳則筵當單設繅席次席  
皆重設之禮記曰天子之席五重今太廟几筵皆不應  
禮伏請改用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黻純左右  
玉几凡祭祀皆繅次各加一重并莞筵為五重並從之

庚寅熙河路經畧司言西界首領裕勒藏嘉卜約勒蕃部巴矩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葉薩卜丹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上批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畧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無為備驅逐約闡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廢施州永寧寨置行廊安碓二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  
十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八月辛卯朔陝西轉運使權管勾廊延路經畧司李稷言前經畧使呂惠卿親奉聖訓措置邊計已見成效講頌聖德刻之樂石將以傳示無窮石工未畢惠卿以憂去位緣未經進御不敢題額臣今摹墨本上

進乞賜之名詔以元豐理戎之碑為額御史豐稷言朱

初平劉誼往瓊管體量安撫聞初平輕信寡謀嘗招誘

蠻人楊光僭等幾被囚執僅獲生還今持節度海經制

黎蠻先聲已輕難致後實伏望改授詳練之士鎮撫南

徼免生事變不報

或并入初命  
時七月戊寅

太常博士權發遣司

農都丞吳雍言議定淮浙兩路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

人裁省錢二十八萬四千九百餘緡會定歲用有寬剩

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近京三兩



路修定下諸路依倣報應從之令吳雍與司農寺主判  
詳定 詳定禮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  
蒼璧今用四圭有邸伏請改用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  
五帝亦乞依太宗伯禮神之制陳玉各倣其方之色從  
之

是月己酉王祖道云云當并此禮文第三卷明  
堂燎壇篇載此事與實錄稍不同今從實錄

京

東轉運司言濰州白浪河每歲渰浸護城隄岸去年費  
稍草萬餘僅免水患知州事駕部郎中楊采開河引導  
遂不至城下費省患弭降勅書以獎之

癸巳詔諸州司理參軍自今並依舊條差注更不奏舉  
詔文武官非相統攝而官同者其序位以職職同以  
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

詔商虢州保甲內大保長一例集教其保甲隸兵部以  
提舉義勇保甲張山甫言商虢州無義勇有保甲山險  
民居遠者法不教閱上畱故有是詔提舉河東義勇保  
甲王崇拯黃廉言教集義勇保甲絳晉澤潞威勝等五  
州軍三十二縣置八場節級大保長總三千六百人太

原府忻代平定汾隰石嵐憲竒嵐保德火山寧化等十三州軍三十七縣置九場節級大保長總三千七十人詔蔣之竒見勘熙州趙濟公事日久其干繫人宜先次斷放又詔之竒點檢到環慶經畧安撫司違法支用撫養士卒錢官吏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根究以聞司農寺言免役坊場錢人戶不願赴州而願就縣輸送或緣官司失催納而因驅磨帳狀却行收斂重為煩擾者皆乞除免於干繫人理納從之

甲午湖南安撫使謝景溫轉運副使朱初平判官趙揚  
言知邵州闕杞乞於誠徽州融嶺鎮置城寨可絕邊患  
然興役動衆之初須當量差兵馬防托之下沅州相度  
如合增置堡寨亦令乘此機會擇要害之地同時建立  
兩路協力兵勢益張城寨既成道路通達彈壓蠻獠不  
致生事從之仍差潭州駐劄京東第一將權駐邵州  
知沅州謝麟言錢糧有備乞修托口寨從之 詔令韓  
存寶選人告諭蠻族如能嚮順即將老稚量留點發丁

壯令作先鋒如獲乞弟首級並依官推賞若不用命意  
持兩端即行誅剪貪乞弟黨與不堅即易為攻取若未  
遇乞弟先殺蠻人稍致一兩族疑懼則人人皆有鬪心  
或協力拒捍官軍或相為耳目以資寇利令存寶全以  
重兵威勢彈壓須使其自相攻討盡獲首惡覆其巢穴  
即為全功 詔京西軍賊張晏等數日未見續奏斬捕  
可令提點刑獄司日具殺獲賊徒人數及捕盜官行徑  
襲逐在所以聞 詳定禮文所言親祠景靈宮太廟伏

請設御洗於阼階東南當東雷皇帝立于洗南北嚮盥  
侍臣奉槃者東面于庭南奉匱者西面于槃東執巾者  
亦西面于匱北諸祀祭并有司攝事並準此從之

禮文三年

八月四日依奏八月二十一日又請明堂大享准此今既稱諸祀祭并有司攝事並准此則八月二十一日依奏可削也

丙申詔學士院於尚書省樞密院用諮報 又詔宗室

袒免以下親其俸錢支見緡 詳定禮文所言劉几請

依景祐中例擇近上使臣修製大樂器從之 刑部言

知涇州虞部員外郎蘇涓相度檢計石渠橋工不當請  
罰銅二斤詔特展磨勘二年又言大理寺丞鍾正甫韓  
宗儒書增飾執政語并報上不以實詔追一官勒停

此  
事

當考乙卯日周沃  
責官韓宗儒何人

詔秘書丞監在京糧料張仲安著

作佐郎孫朴將作監主簿孫野並贖銅特衝替西頭供  
奉官白隨降一官遠小處監當中書主事周溫降一資  
餘吏人江文等各降名決杖有差朴野皆知樞密院孫  
固子先是仲安當隨郭達應副安南軍期遣姪張愿夫

於固家向問周沃分析郭達書事朴野為慮夫候消息

於隨文處御史臺鞫得實故也

朱本六月壬辰朔御史臺言奉詔推治孫野等

事乞展限日上批如根究已得其情野可勿禁先次責出聽展二十日新本削去今附注此六年七月固乃罷

詔駕部員外郎前提舉熙州市易汲逢贖銅十斤改

勒停為衝替權發遣提舉秦鳳路常平等事李孝博特

衝替孝博嘗奏逢不法事故先勒停逢使劾之案既上

逢坐以前界市易息衮入後界聞奏法止杖一百故逢

免停廢而孝博奏逢事狀過實并責之



丁酉御史豐稷言伏覩朝廷訓練五路民兵委提點刑  
獄官提舉胡宗愈汪輔之久不稱職乃以黃廉等代之  
宗愈外除方州輔之差權發遣開封府推官除授不同  
衆聽所惑輔之未至闕庭改授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刑  
獄之柄既以無功而罷漕運之權豈宜輕付案輔之素  
守乖污天資刻薄伏望改授一合入差遣詔輔之依舊  
開封府推官以太子中舍人孫迥為廣南東路轉運副  
使

推

六月丁巳輔之除府  
九月癸亥分司

上批今日御史何正臣上殿

劄子言方澤前後議論反覆操守頗邪朝廷鄉已照見姦回罷其職事不宜延對以惑士聽可依所奏時正臣言澤頃任江西提舉官沮難役法司農寺奏劾抵罪今忽召對中外疑惑故罷之

戊戌詔太常寺將來明堂景靈宮太廟並用所肄習新定樂章 又詔兩制臺諫至總管監司各舉堪應武舉進士一人以名聞

己亥羣臣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自是五上表乃

從之 詔濮安懿王子贈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楚  
國公宗蓋可依宗治例遷一子官 詔審刑院併歸刑  
部以知院官判刑部掌詳議詳覆司事其刑部主判官  
二員為同判刑部掌詳斷司事詳議官為刑部詳議官  
罷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見任者聽滿任 賜常  
平米三萬石坊場錢三萬緡付梓州路轉運司應副蠻事  
中書奏詳定重修編敕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  
欲依所定上批不行可並依舊給全賞雖係案問亦全

給時議者欲漸弛倉法故修勅官先寬其告賞自一百貫分等至三百貫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以熟狀進

而有是命

此據朱本以御筆添修云上察見其情寢之新本自時議者至寢之並削去今但削上察

其情寢之等七字五

月十三日十五日

庚子上批同知諫院黃顏向以疾病精神頓弊自居諫職無所建明可罷職知禮院以國史院編修官江陰縣主簿崇文院校書蔡卞為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同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上所

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  
宰以叙受羣吏之要所謂會要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  
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問  
而不克對者創自睿意俾加纂集臣擴撫故實僅就卷  
帙凡為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件為六卷事多者分  
上中下共為十卷詔中書門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  
令諸房揭帖初書成仲衍欲求上覽以冀功賞上以為  
此書乃臣備君問之書不當奏御故有是詔仲衍又言

臣願申前日備問之詔修日成月要歲會之法以要官府羣吏之治則唐虞成周攷績之效不日而見非止周

知名數而已

元年閏正月十三日向宗儒及仲衍編修

士寅諸王府翊善太常少卿直史館馮浩為光祿卿提舉崇禧觀浩在諸王府凡十數年章辟光既逐它日岐

王顥問曰辟光今安在浩對曰大王但以忠孝為心辟

光小人不足問也

問章辟光據鮮于綽傳信錄當檢浩初入王府月別修

檢正

中書戶房公事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蔡京為集賢校理

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河陽言雄武埽七月

己丑河水變移埽岸危急已發河陰濟源縣急夫各千人救護上批今歲夏秋農時並河之民累經調發人力已困又前奏雄武流離埽已遠更無可虞豈有伏槽之際致危急之理此乃官司不卹百姓疲於役事信監埽使臣張皇呼索可遣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案視如不應差發劾罪以聞

七月己丑  
二十八日

詳定禮

文所言謹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

稱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稱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類造上帝封于大神之類是也稱五帝者昊天上帝不與如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之類是也繇是而言則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與周禮所稱上帝同矣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當配昊天上帝及五帝知禮院趙君錫楊傑王仲修檢討楊完何洵直言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



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於

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旨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

之意詔如君錫等議

五月二日甲子七月二十七日丁亥明年四月十二日巳巳當考

曾肇言

曾肇議或可削去既不行又不合也

臣昨與詳定郊廟禮文張璪

等申中書請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禮官趙君錫等亦別具狀請惟以配上帝君錫等以謂上帝者一帝而已準中書批下二狀奉聖旨

依趙君錫等議施行臣以有司職當奉詔已依聖旨與  
張璪等講求裁定奉祀儀注聞奏矣然臣素學愚陋雖  
以詔書從事退伏思念猶竊有疑夫私有所疑而依違  
苟且懷不盡之情以事陛下者非臣子之義也故臣不  
敢避僭竊之誅願畢其說夫禮莫嚴於祭祭莫重於天  
神故揚雄曰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言祭祀之重莫  
如天也今明堂以享天神而所祀之神忽有更易此誠  
務稽古訓而不牽於諸儒之說欲推英宗獨配一帝以

篤嚴父之義且合於孔子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文此誠非愚臣思慮之所能及也然猶竊有所疑者以經攷之凡稱上帝見於易詩書者甚衆然其旨非主於分辨神位故統而言之或謂昊天或謂五帝或兼為昊天五帝皆莫得而考至其見於周官者則以祭祀言之以祭祀言之則主於分辨神位其辭不可以亂而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此臣之所不能無疑也夫以昊天上帝與上帝為一耶則其辭亦當

一而已不當或稱昊天上帝或稱上帝聖人法言恐不  
如是周官稱昊天上帝者二曰禋祀昊天上帝又曰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其餘則皆稱上帝或五帝而  
今欲以昊天上帝與上帝為一神此其可疑者一也又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又  
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先儒以謂四望非地  
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大旅上帝  
則張羶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則上帝又與

五帝異矣此其可疑者三也故臣前與張璠等議以謂周官所言昊天上帝則一帝而已言上帝則謂昊天上帝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不與此雖古人所未嘗言然以意推之所謂上帝者既不與昊天上帝同文又與五帝異禮則其義恐或如此夫五帝之在天蓋非人之所敢知所據者經而已然自秦漢以來典籍不全禮文殘闕經之可考者無幾而今欲捨周官之明文以疑辭虛說輕廢歷代至尊至重之祀故雖朝廷已有定論

而惓惓之私猶不能無疑者也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晉之泰始唐之顯慶雖嘗徹去五帝之配然不旋踵而復則亦未足為法也伏惟陛下聖哲文明動與道會畏天事神恭敬誠慤宜獨于此大祀易於更變殆有司稽考發明有所未盡不足以當聖心此臣之責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先王之於所疑其謹如此况先帝所配天神重祀固未可以偏辭決也伏

望留神省察更詔侍從臺閣之臣博加考議以求其當

仰稱陛下畏天事神恭敬誠懇之意

肇云元豐三年祀英宗於明堂惟以

配上帝仍詔禮官與詳定郊廟禮文官同撰儀注璫等與君錫等異議詔從君錫等議肇又獨上此奏

癸卯彗犯軒轅

甲辰詔吏部流內銓自今稱尚書吏部 詳定禮文所

言謹案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女孝孫詩楚茨說天子之禮亦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丁孚漢儀載東漢祠恭皇后嘏辭曰恭皇后命工祝承



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是東漢猶使工祝今禮  
皇帝飲福乃古之受嘏而儀注以內臣酌酒授侍中侍  
中跪進皆無所本伏請改命太祝從之又言古者燔柴  
瘞埋各有牲體與正祭不同先儒以為分牲體供二處  
其實一牲也蓋正祭所用之體皆取脊與右胖其燔瘞  
所用則禮文殘闕無以言之漢儀用頭及左髀東晉賀  
循云今郊之脅九箇太牢令奉牲脅奠燎薪之上韋彤  
五禮精義曰燔瘞牲近代用髀又用脅今惟用首者約

漢禮也臣等看詳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禩  
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  
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  
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  
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伏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  
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  
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饗太廟皆升首於室庶合  
禮意從之

禮文三年八月  
十四日依奏

詔知成都府張詵覺察姦

盜存撫人戶務令安靜應犯罪情涉兇惡法不至編配者聽出川俟瀘州事平日如故 又詔夔利成都路轉運司其應副瀘州軍前係軍馬所由道路即辦具應副非所由者不得輒有計置即應急速者並從官給勿取於民毋致搔擾提刑司其覺察以聞失覺舉者與同罪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為備且隆逮于末流道與時降因草雜駁無取法焉惟是宇文造

周旁資碩輔準古創制義為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  
承德豈茲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  
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守監之  
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  
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  
且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  
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

兩紀並載詔  
語職官志篇

首云熙寧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  
年以募本賜羣臣遂下此詔云云賜六典月日當考

秘書丞同知禮院楊傑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草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夫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茲所謂歌不永

言也伏請節制煩聲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先儒云  
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  
今祭祀樂章並隨同律聲不依永以永依聲律不和聲  
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為本聲必依  
永律必和聲又言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以簫  
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以磬為依也周  
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蓋以金為首也是鍾磬簫者衆  
樂之所宗聖帝明王之所貴數十有六其所由來尚矣

漢得古磬十六於犍為郡鄭氏注周禮編磬及周正樂  
三禮圖編磬編鍾簫並以十六為數示天子之樂用八  
鍾磬簫為衆樂之本又倍之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  
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為  
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自景祐中李昭  
議樂以來鍾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  
無和八音何從而諧邪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  
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律呂之應聲用之已

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攷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鍾  
編磬簫以諧八音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箎笛簫笙  
阮箏筑奏一聲則鐃鍾特磬編鍾編磬連擊三聲於衆  
樂中聲最煩數請鐃鍾特磬編鍾編磬並依衆樂節奏  
不可連擊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  
奏文舞次奏武舞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  
向宜北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淮揚底定  
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



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兼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又乞依周禮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也伏請審調太常鍾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雅矣詔送議樂劉几等

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樂志載傑所言七失甚詳今但從實錄

天

章閣待制孫坦知秦州坦尋以目疾辭改提舉鴻慶宮

改鴻慶在閏九月十一日

丁未開封府奏畿縣夏旱甚者十分其次不減七分已節次檢放今秋農有望而民力未充其殘欠稅租乞賜倚閣從之

戊申秘書監致仕議樂劉几等言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

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  
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  
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  
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  
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  
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  
鍾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鍾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  
三等鍾磬參攷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

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

其音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樂志甚詳今止從實錄

已酉進士蕭之美上直言策其一言太學博士有易經而講者或兩人同講一經而一善一否則一人為講義而分講之或未嘗治經則假手為講義以講之詔中書本房立法又言齋長齋諭之職恃之以表帥倡導者也今乃使學正學錄舉其人以充之其舉者不以朋友則

以相識乞自今齋長齋諭須學諭舉之於正錄正錄舉之於博士判監察其可以充職然後使為之詔御史臺根究又言辛亥歲在西洛新法始行見民莫不悅去歲在湖北京西見民怨吏人違法者不可勝聽詔京西荆湖北路轉運提點刑獄司根究以聞 監察御史裏行王祖道言伏覩明詔以先儒六天之說為非古今復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禮官欲去四圭而廢祀神之玉非所以事天也伏望斥去浮議復舉前詔以正萬世之

失詔合用圭璧禮院速詳定以聞後詳定所言謹案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又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康成云禮天以冬至祀天謂夏至郊天晉徐邈則引書植璧秉圭之說謂璧以禮神圭自己執二者皆不足考信然其不兼用於一祭可知矣今王祖道謂郊丘明堂圭璧不可偏廢而議者或欲以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從燎以經考之未見其說前世以及國朝其於祀天禮以蒼璧則燎玉亦用蒼璧禮以

四圭有邸則燎玉亦用四圭有邸今欲兼用二玉義無所主開元開寶禮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禮神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詔書惟祀上帝則四圭有邸自不當設臣等謂宜如南郊禮神燔燎皆用蒼璧以稱明詔詔所用蒼璧四圭有邸並依舊制施行

是月辛卯朔詳定所初建請

上批近立京師諸路戶馬法既有期會必為猾商乘時射利以高價要養馬戶使良法不得速成宜令羣牧司簡驍騎以上馬千匹定價與民交市即毋得與不養



馬戶

二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十二日又二十七日

辛亥詳定禮文所言晉摯虞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  
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  
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繇  
此言之郊以遠人而尊則當以天道事之明堂以近人  
而親則當以人道事之開寶通禮及見行儀注明堂之  
饗席用橐鞬器用陶匏與郊祀無別伏請以莞席代橐  
鞬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罍並用宗廟之

器惟不裸可無設爨瓚又言皇祐大享明堂設燿火非

是伏請不設

禮文八月二十一日事

又言受嘏當於祭末自漢以

來祭祀酌獻之數及三而止人君為初獻至有一獻纔

畢而受嘏者開元禮皇帝享太廟及大享明堂獻訖太

尉未升堂皇帝飲福受胙相循至今伏請改正儀注亞

終獻既行禮然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胙亞終獻則

否並從之

元年九月己丑詳定所言亞終獻不當受嘏已見本月日

權發遣永興

軍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葉康直言近歲會

比保伍寄諸軍政首於畿甸而推之五路修明教戰之法周旋曲折近古所未有然其兵寓農則多寡異數其教視成則遲速異期今河東以二年河北以三年陝西民兵較諸河北其數不甚相遠而獨以四年為限臣竊籌之欲乞陝西義勇節級保甲大保長止作三年教閱所貴速趣成效詔河北陝西路教閱毋過三年

壬子中書吏房言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劉定言都水職務什九在外而外監丞一員所任繁重謂宜輕

之則事均而易舉本房欲令外都水監丞南司治河陰  
縣舊都大司為治所分懷衛西京河陰酸棗白馬四都  
大河事隸之自黃河南岸上至西京河清縣堤岸下至  
白馬縣迎陽堤埽北岸上至河陽北岸埽下至衛州蘇  
村埽西岸共三十六埽外都水監丞北司治北京金堤  
舊都大司為治所分澶濮金堤東流南北兩岸四都大  
河事隸之自黃河北岸上至澶州大吳埽下至滄州鹽  
山埽南岸上至澶州靈平上埽下至滄州無棣埽岸共

三十三埽其御河上中下節漳河兩埽滹沱河上下節  
三河在黃河北岸以北亦令北司管勾其官吏軍司等  
各中分之都水監內外監丞舊共三員今止令外都水  
監丞二員分管南北兩司留監丞一員與主簿同在本  
監從之 韓存寶奏陝西沿邊百姓願赴瀘南軍前効  
用今拍試中射一石力弓共一百二十三人已收為奇  
兵勇敢乞量給錢米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禮記曰三  
公一命衮則三公當服鷩冕大車刺大夫之詩也而曰

毳衣如蒺則上大夫卿當服毳冕周禮典命曰公之孤  
四命又曰王之大夫四命其衣服各視其命之數公之  
孤其服自希冕而下則王之大夫當服希冕諸侯卿大  
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王之士當服玄冕所謂周人冕  
而祭也司服曰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  
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此諸侯之臣助祭服也然  
而不著王朝公卿大夫士之服者蓋舉下以見上可比  
義而知也本朝官名雖與古不同以唐六典考之吏部

尚書注曰周之天官卿也侍郎注曰周之小宰中大夫也員外郎注曰周之大宰屬官上士也今約之六典參以本朝班序伏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希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服爵弁從之仍令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皆服玄冕無旒不用爵弁

癸丑知制誥王存為遼主生辰使皇城使濟州防禦使劉永保副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舒亶

為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景仁副之仍令自今遣  
文臣奉使元帶館職者並帶職已而曹辭不行以權發  
遣提舉三司帳司司門員外郎錢勰代之

明年正月丙午永保死

詔自今朝廷所送御史臺公事止令中丞與本察御  
史根治

乙卯光祿寺丞周沃降兩官仍勒停先是沃言帥臣以  
宰相書意彈壓衆人使不敢輒議邊事下御史臺窮治  
得吳充與郭達書言郡縣調夫稽緩已有朝旨劾罪交



管措置必已有計議惟經久省便乃善故沃坐所言不

實獲罪

沃初送獄在二年八月辛亥又此年二月丙辰又此月丙申鍾正甫事可參考

司農

寺言近差主簿韓宗良往淮浙起發糧斛緣逐路今歲秋熟物價甚賤其積久苗役坊場等錢可以乘時折納以廣收糴今乞就差宗良提舉淮南東路兩淮諸州軍折糴令與逐路會較如以就便起發上京所省脚乘錢量添市價折糴實利便即依此行之如兩浙昨有已計置在遠處糧斛亦可移易支用詔韓宗良如所折糴可

以般運不致損壞及有貯積處即依此施行 提舉永興軍秦鳳等路保甲張山甫奏本路二十八州軍義勇保甲三十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三人合教節級大保長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置集教場三十三所欲乞併作三番計三年可畢從之

丙辰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言雄武埽自六月至七月累危急差河陰等縣調發五縣急夫共八十人而河陰縣獨占三十人本縣有災傷十分鄉村而

坊郭差至第十等鄉村差至第四等有一戶一日之內  
出百十七夫者比之他縣尤為困擾詔河陰縣所差急  
夫折免春夫外每戶更免雜稅錢三千如不足即計年  
折除 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鍾磬今修大樂所已集  
工匠備爐炭恐即銷燬磨鑪況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  
聲律秒忽精微已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  
未協即更無舊器考驗本寺每遇大禮見用王朴樂外  
自有李照胡瑗所作樂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別製新

樂以驗議者之術詔許借王朴樂鍾為清聲母得銷毀  
磨鑪初劉几楊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  
無舊器可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  
鍾已敝者一縣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  
政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  
傑大慙沮朱本削去楊傑慙沮事云取問並無照據新本已復存之今從新本樂志云云大抵為几  
傑地今不取

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

子監修正

丁巳詔中書以所編刑房并法寺斷例再送詳定編敕所令更取未經編修斷例與條貫同看詳甚有法已該載而有司引用差互者止申明舊條條未備者重修正或條所不該載而可以為法者創立新條法不能該者著為例其不可用者去之 詔開封府界諸路提舉司於要會州縣指占空閑地或空營蓋造常平倉仍度歲所收積定間數其所費並以常平息錢充如省倉有空閑或官舍可修葺者亦令指占其不闕者不得一例蓋

造 又詔於近便州縣以常平司錢留三萬貫米五萬石以待瀘南蠻事支費 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昨嘗乞存留揚州轉般倉充淮浙常平都倉欲乞委提舉司辟官一員專管勾每年廣謀收糴除年計外常積萬石及受納兩浙轉般糧斛與發運司上供額斛斗兌換從之 羣牧司言既許養馬人戶赴司買馬緣陝西買馬司歲發馬數無寬剩欲乞於歲計外添置驍騎以上馬三千匹赴本司交納從之

二月二十八日

六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十二日

中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專委  
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副使孫迥廣西以轉運使陳倩  
兩浙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  
直孺兼提舉推行倩子京兼覺察拘闌其廣南東路安  
撫使更不帶市舶使

戊午彗滅初七月癸未彗出於軫長丈丙戌出於翼戊  
子長三尺是月庚子出於張三十六日乃沒

兩紀並書  
戊午彗滅

新提舉河北東西路義勇保甲狄諮等乞下軍馬司

差大小教頭並於教馬軍所再行按試合格即將帶前去樞密院擬進欲依所申御批宜止令逐路提舉官武臣就提舉教馬軍所隔手按試訖將帶前去如有事藝不至精強之人仰牒馬軍司退換

元豐三年八月  
日下御集一百

二十  
二卷